



中文禮儀的昨日、今日、明日

羅國輝

（編者按：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主任羅國輝神父年前曾接受聖神研究中心編輯楊祖媛女士的訪問，講述中國禮儀發展的歷史及現況。該次訪問的內容曾刊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的《主愛中華》月刊。鑑由於一九九二年中國教會在禮儀改革方面有長足進展，特請羅神父以當次訪問為基礎，進一步講述中國教會禮儀的現況及前景。）

羅神父，可否概述八十年代中國教會的禮儀面貌？

到國內天主教堂參與彌撒的年青教友，多說不太習慣八十年代大陸天主堂的彌撒；祭台上的神父

背著教友，獨自用拉丁文喃喃細語，祭台下的信眾則自顧自的唸經。事實上，今天普世教會所用的本地語彌撒禮儀，是六十年代末以至七十年代初，即梵二會議促使教會全面更新禮儀之後，才開始沿用的，至今已廿多年了。難怪近二十年來領洗加入教會的教友，參加拉丁文彌撒時會感到驚奇。

中國大陸與外界隔絕了三十年，當時國內教會並不認識普世教會在六十年代所舉行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這個會議更新了整個教會，尤其是禮儀方面的革新，直接影響到每一位教友。

目前仍為國內教會普遍使用的「羅馬彌撒經書」，是教會在脫利騰大公會議後，即一五七零年所訂

定的。當時一方面是為統一及整頓教會內混亂的禮儀，也糾正基督新教所指責的種種弊病。

中國教會歷史上曾經採用過本地語言嗎？

其實，天主教自初期教會開始，一向是以本地話舉行禮儀的，由於宗徒宣揚福音的地方通行希臘文，於是教會的禮儀採用了希臘文。公元四世紀前，希臘文仍是教會的普遍用語。後來拉丁語漸漸流行而成為一般人的日常用語。教宗達馬蘇（Damascus 366-384）在四世紀中葉，首先帶領教會採用拉丁文舉行禮儀，同時更授意把希伯來文及希臘文的聖經，翻譯成當時人通用的拉丁文，該譯本就是今日所稱的「拉丁通行本」。自此，拉丁文在教會內日漸普遍，但卻不是整個教會都使用拉丁文，好像希臘教會、耶路撒冷教會、敘利亞教會等等的所謂東方教會的禮儀，並沒有改用拉丁語，而一直堅持用本地語言舉行禮儀。（詳見《鼎》第卅四期頁28。）

十五世紀末，到中國來傳揚福音的教士，遇到

一個語言上的大問題，由於拉丁文與中文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字，要中國人學拉丁文或外國人學中文，都是困難重重。尤其是當時的中國修士年紀較大，要他們學習拉丁文是十分困難的。教宗了解到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後，於一六一五年，批准中國人採用中文舉行全部禮儀。一六七零年，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利類思，把一五七零年訂定的羅馬彌撒經書，全部翻譯為中文，在北京出版，且在一六七四年出版了中文的「司鐸課典」（日課），其後又在一六七五年出版了中文的「聖事禮典」。由此可知，中國教會用中文舉行禮儀，已有很長久的歷史淵源。

何以後來中國教會又全面採用拉丁禮儀呢？

可惜，中文禮儀在中國教會內始終是夭折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因為當時大部份的傳教士都認為中文太難學，他們所學的只能應付日常生活，若要懂得讀字看書，是不可能的；其次是逐漸已有不少中國修士能掌握及運用拉丁文，較外國人學中文容

易得多，何必硬要外國傳教士學中文呢？最後更因為糾纏了許多年的「中國禮儀之爭」的遺害，使用中文舉行禮儀更趨於式微。

耶穌會士利類思於一六七零年翻譯及出版了「中文彌撒經典」，這部「中文彌撒經典」有兩個不同的版本：其中一版漏印的一段文字是用墨筆填補的；另一版則已把漏印的完整地補印上去了。相信當時的中國教會曾經使用過這本「中文彌撒經典」，否則就不會印了兩版；可惜沒有用上多久便停用了。然而，利類思的心血並沒有完全浪費，該「中文彌撒經典」中的大部份經文，都收集在中國教會民間用的一些祈禱經書中，例如：聖教禱文、聖教日課、周年瞻禮經等等。教友熟識的三鐘經內，「請眾同禱」的禱文，就是出自該「中文彌撒經典」的。這些經文直接培育了中國教友的靈修生活。

香港教會對早期中文禮儀更新有過甚麼貢獻呢？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西方教會的禮儀牧靈

運動對中國教會並未產生重大的影響，當時中國經年內戰，中國教會也受到牽連，對於歐洲的禮儀運動便無心理會；另一方面，在香港的小小教會，卻默默地為中文禮儀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出版了好幾本彌撒經書的現代中文翻譯本。該等書籍直接幫助了當時的神職人員及教友，使他們不但能了解彌撒的真正意義，而且也能有意識地參與彌撒。其中有納匝肋印書館於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彌撒經本」，以及另一本由吳經熊翻譯，一九四六年由香港真理學會出版的「我的主日彌撒經書」。這些中文的彌撒經書更內銷至中國大陸各地教會。

五十年代初期，香港納匝肋印書館於一九五四年出版一本中拉對照的彌撒經本，該經本的中文部份，是文言與白話混合的，文言部份多採自一六七零年利類思的「中文彌撒經典」。稍後，在一九五六年，香港真理學會又出版一本全部用白話文譯成的「每日彌撒經書」。這本經書的面世，廣泛地協助台、港、澳以及海外的中國神職人員和熱心教友，

認識彌撒的意義，尤其是在思高聖經學會編譯的新舊約聖經尚未出版之前，提供了每日讀經和教會祈禱的滋養。一九六五年梵二會議後台、港、澳教會首嘗中文彌撒時，也曾使用這本「每日彌撒經書」。一九七九年後，當國內教會開始討論中文彌撒時，曾向香港方面大量搜集上述幾本中文彌撒經書，尤其是「每日彌撒經書」，作為參考資料。這幾本中譯彌撒經書，在中國教會發展中文禮儀的過程中，擔當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可說是梵二後，國內教會禮儀更新的前奏曲。

梵二會議怎樣促成了禮儀用語的改革呢？

梵二會議的重大貢獻之一，是一九六三年頒佈的「禮儀憲章」。該憲章清楚地指出了禮儀的主要意義——基督親臨於禮儀中。禮儀是基督的救世工程：祂臨在聖言、聖事、聖職的服務以及教會團體的祈禱中。祂親自執行大司祭的工作，聖化人靈，光榮天主。因此，教會的禮儀實應按照現代人能夠

領悟的方式，簡潔莊嚴地在團體的行動中，通傳基督的救恩；換言之，就是應該用本地語言舉行禮儀，並復興禮儀的團體精神。終於，被羅馬公教會沿用了一千多年的拉丁文禮儀，漸成了歷史陳跡。

台、港、澳三地如何回應梵二的禮儀更新？

在普世教會禮儀更新的過程中，台灣、香港、澳門三區的天主教會，很快便作出了回應。香港教區即時成立了禮儀委員會，在教區主教指示下，負責一切有關教區禮儀事宜。一九六五年開始在彌撒中嘗試用中文誦讀聖經。稍後，即為教友印發主日彌撒單張「爾國臨格」，內容包括讀經及禱文。兩年後，台灣、香港、澳門同時實行以中文舉行彌撒。一九六九年，三地合作編譯出版了一本「信友彌撒經書」，該冊子至今仍為香港教區採用。六十年代後期，由於各種政治和環境原因，台、港、澳三地在編譯及出版上的合作便終止了。

台灣主教團禮儀委員會，於一九六七年正式成

立，主要是負責編譯出版禮儀書籍及研究禮儀本地化等工作。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教會出版了各類中文禮儀用書，包括全套三大冊主日及平日「感恩祭典」，一九八一年又出版了大日課「每日頌禱」和「每日禮讚」，以及其他施行聖事的用書。

雖然香港、台灣和澳門都是中國人聚居的地方，但澳門和香港的日常用語是廣東話，而台灣則是國語（普通話）或閩南話。因此，台灣出版的禮儀書，未必完全適合香港使用，爲了配合香港的環境及牧民需要，香港教區於七十年代中，開始陸續出版了全套九冊「主日彌撒聖祭」，供堂區教友使用。此外還編譯及出版了各類聖事及禮儀書籍。十年後，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重新修訂「主日聖祭禮儀」及其他禮儀用書。全套八冊修訂的「主日感恩祭」，於八十年代末期完成；至於其他修訂及新編寫的禮儀書籍，有些已出版，有些則仍在修改中。

香港教區於一九八零年開始推行並實施梵二的「入門聖事」三階段禮儀來培育慕道者，且由教區

主教親自主持。每年約有二千多名成人領受洗禮。這可說是中文禮儀牧靈方面的創舉。

「禮儀憲章」在牧靈原則上，清楚指出教友應完整地、有意識地、主動地、各按其份地參與教會的團體禮儀；爲配合梵二後禮儀的新精神，台、港、澳各教區一開始便很重視教友培育工作，並鼓勵教友在禮儀中擔任各種職務，如讀經、領經、歌唱、輔禮等等。香港教區積極開辦各種訓練課程培養人才。一九八二年各堂區又設立送聖體員職務，協助司鐸把聖體送給在醫院及家中的患病教友。目前全港各堂區共有三百多位送聖體員。

台灣主教團曾於一九八二年，計劃在各區舉辦禮儀研討會，研究如何使教區禮儀生活符合禮儀的新精神以及如何使禮儀走向本地化。

澳門方面，教會歷史悠久，且與香港毗鄰，兩地的語言相同，風俗習慣也大同小異。近年來，由於澳門教區有好幾位年青神父都是在香港攻讀神哲學，他們已熟習了香港的禮儀用書，同時購買香港

的書籍比較方便，因此澳門教區已逐漸採用香港出版的禮儀用書。

近年來國內教會中文禮儀更新的進展如何？

八十年代初期，國內各地的教會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逐漸活躍起來。大部份的年長神職人員，仍沿用梵二前的拉丁禮儀。近年來，由於海外僑胞回鄉探親的人數逐年增加，其中也有不少是教友或神職人員；很自然的，他們會把梵二後教會的新精神及禮儀更新等等，與他們的親友分享，就這樣毫無計劃地，在國內許多地區的天主堂便開始採用中文舉行彌撒聖祭，以及用中文施行聖事。這些採用中文舉行禮儀的神職人員，他們多數未經過任何正式的訓練，只是把從前用拉丁文誦讀的經文改為中文而已，至於整個禮儀仍按照一五七零年的禮規及式樣進行。例如在彌撒中，神父雖用中文誦唸經文，但卻背向教友。有些年青司鐸，由於拉丁文基礎比較淺，要用拉丁文舉行禮儀，尤其是舉行彌

撒聖祭，自然感到十分吃力。既然在海外教會，都能用本國語言舉行禮儀，順理成章的，他們從海外的親友那裡，得到一些中文禮儀用書，於是在他們的主教同意下，便用中文舉行禮儀，但他們這些年青神父仍未受過真正的禮儀訓練。

一九八九年，上海金魯賢主教決定讓佘山修院增添梵二後的禮儀神學課程，準備有系統地培訓修士們對梵二後禮儀的認識。在培訓過程中，修士們都希望能用中文舉行梵二後的彌撒聖祭，佘山修院的第一台中文彌撒，遂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底聖熱羅尼莫瞻禮日舉行了。自此，上海佘山修院在禮儀培育上逐漸走向一個新階段，實施按照梵二「禮儀憲章」指示的，結合於聖經、歷史、神學、牧民、靈修等整合的禮儀聖事培訓。現時神學第一年「禮儀總論」，第二年是「入門聖事」，第三年是「其他聖事及牧靈」。

目前，佘山修院每星期舉行四次中文彌撒，包括主日也用中文舉行彌撒。自一九九零年開始更用

中文舉行聖周禮儀。另一方面，佘山修院的修士仍需學習拉丁禮儀，每周一次全體的唱經大禮拉丁禮儀，至今仍保持著，目的是協助修士晉鐸後，在牧民工作上能夠滿足年長教友的需要；而梵二後的新禮儀，可作為他們個人靈修的培育，及為將來推行禮儀更新作好準備。今日國內的年青司鐸，正處於新舊禮儀交替的時代，他們並肩負著承先啓後的重大使命。

目前在國內教會推行中文禮儀的最大困難，是缺乏宗教書籍，尤其是聖經及禮儀用書。假如要教友明瞭禮儀的真正意義，並積極參與，最好讓教友在參加禮儀時，能手執一本禮儀書，跟著禮儀程序，整個團體一起，與主禮者互相對答；在聆聽聖經的同時，能自己翻開該段聖經，隨著宣讀者，在心裡默默地閱讀。這樣，他們才能漸漸熟習聖經的訓誨，吸收禮儀的滋潤，加深個人的靈修及信仰。

上海佘山修院現在約有修士一百四十多位，他們來自全國十多個省份，數十個教區；將來他們畢

業晉鐸返回本區服務時，定必會把禮儀更新的精神一併帶回去。深信這股影響力是相當龐大的。

此外，北京全國天主教神哲學院，在一九九一年暑假期間，也有兩位年青神父，前往菲律賓參加一個為期三個月的禮儀神學課程，他們返回北京後，也會在北京的神哲學院及教友團體中，推動禮儀更新培育修士及教友。深信不久的將來，國內教會的禮儀，必將出現一個全新的面貌。

一九九二年有顯著的進展嗎？

一九九二年是大陸上教會推行中文禮儀的里程碑。九二年九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天主教代表大會通過了各地教區可按情況推行中文禮儀。與此同時，上海教區早在一九九二年中已著手編輯國內的中文主日彌撒經書，希望在一九九三年陸續出版，相信到時必然使國內信友及神長在中文禮儀方面得到實在的益處。據現時所知，上海教區編輯的這本全國用中文彌撒經書，處理過程十分謹慎。金主教委托

有三年中文彌撒經驗的佘山修院主辦此事，修院也組織了一個小組，按台、港、澳現有的版本，比對一九七五年拉丁版羅馬彌撒經書，也考慮到南方和北方方言在發音和用詞方面的異同，小心地編訂這國內版本。參與這事的神職人員和修士包括了從「河北」到「福建」，從「山東」到「陝西」，據聞北京方面包括會到菲律賓賓修讀了三個月禮儀課程的兩位神父也有給予意見。我們誠心祈求天主促使這本國內的中文主日彌撒經書能盡善盡美地把聖而公教會的禮儀寶藏傳遞給國內的天主子民，且能在信、達、雅方面超過現有的台、澳、港版本。有了禮儀經本實際上就是具備了禮儀更新的基本資料，還欠的是培訓神職教友方面的努力而已。

在培訓方面，據聞北京的中國神哲學院打算在一九九三年為全國各省神職人員舉辦一個有關中文彌撒的研習會，希望有助於培育國內的神職人員對「中文彌撒」的神學及牧民基礎有了解和共識。同時在一九九二年中，香港教區禮儀委員也出版了「

現代彌撒圖解」，圖文並茂地把「羅馬彌撒經書」的「總論」，即神學和禮規的部份完整地介紹出來。作為培育神職人員及教友了解彌撒每部份的意義和舉行的藍本，這本書是經台、港、澳三地區的禮儀委員會所共同審訂的，也是地方教會合作的成果。台灣光啓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也按該書為藍本製作「天人合一」（現代中文彌撒）和「最重要的約會」兩套錄影帶作為示範。香港禮儀委員會也攝製了「祝聖執事主教彌撒」（配上中文字幕）錄影帶，這些書籍及錄影帶也可作為各地華人教會，尤其是國內教會，培育神職和禮儀服務人員的參考資料。

按我在佘山修院任教的經驗，修生對禮儀培育的領會在過往數年已有顯著的進步。一九九一年我們開始與修生一同試用中文禮儀，並引入以聖言為主體的祈禱時，修生都很拘謹小心，他們所關注的主要是禮儀中的舉動。到了一九九三年，禮儀培育經已深化為內修的門檻。修生所專注的，不只是如何正確地完成禮儀，更深入於如何透過禮儀活出基

信徒的生命。

將來有可能出版一統性的中文禮儀經本嗎？

首先，我們要承認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元化的大民族，不單歷史悠久，而且擁有非常豐富和廣大的文化；不單是民族的多元化，也包括地區環境的多元化。事實上，同是中國人社會的台、港、澳、大陸，便有著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文化上的分歧。即使大陸上的東、西、南、北，也有環境文化的差異。這些差異也表達在方言的用辭和語法方面，甚至雖用同一「普通話」，也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我想「中文」就是一個大系，一個家族。故此，在口語表達上本來就有「大同小異」的特質。我們不單要尊重中華文化的多元特質，也要尊重「中文」大系的特質，我們更要尊重禮儀本地化的教會訓導，故此我想將來各地的中文禮儀經本也應該保持健康的「大同小異」，亦即中文禮儀應該是一個大系，一個本是同根生的大家族。「禮儀」畢竟是基督的臨在

和教會的祈禱。如果我們愈深化禮儀生活——基督的臨在和教會的祈禱，禮儀生活必成爲本地基督徒生命的呼吸，促成一個既是本地的，又是共融的、健康的聖而公教會。一體而多元的禮儀生活，建樹一個一體而多元的教會，既使本地人民也使普世人類蒙受福音的光照。這本來就是教會禮儀生活的本質和效能，我們也爲此而努力吧！